

新聞 重新 舊事

— 民國十大報文摘 —

晨報

THE
MORNING

中華民國郵務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男女生廣告



本校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現因校址遷移，特此公告。凡我校友，務請於本月內，將舊校章換領新校章，以便憑證出入。此佈。

國立北京大學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
二、考試日期：八月二十一日。
三、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
四、考試地點：本校教務處。
五、報名手續：繳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並繳保證書。
六、錄取名額：三十名。
七、錄取後之待遇：錄取後，由本校發給津貼，並供給膳宿。
八、其他事項：本校為培養人才，特設此班，凡有志於教育者，務請踴躍報名。

教育部認可北京...



晨報出版社

本報每日出版，除星期日及例假日外，全年無間。每份售價大洋一角。訂閱費另議。廣告費另議。地址：上海南京路。

《天众生活》杂志社编
初旭 马清福 许科甲 李哲主编

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

晨 報

本册主编 宋文坤 朱 凡
编 者 朱 凡 齐博伟 李玉华
李向东 宋文坤 张庆波
张妹萍 郝锦强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

初旭 马清福 许科甲 李哲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80千 开本：787×1092¹/₁₆ 印张：30
印数：1—5,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魏运佳 插图：钟文
封面设计：徐明 责任校对：菁晶

ISBN 7-5382-2358-4/G·1714

定价：全书5册 19.00元（每册3.80元）

前 言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风云多变的历史时期，那一历史时期的终结之际，便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新中国的诞生之时。那一历史时期便是“（中华）民国时期”。它其实离我们最贴近，但又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毕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大变化令人们对“民国”越来越淡漠了。但历史的流程无法、也不能割裂。人们需要认识“现在”、瞻望“未来”，当然就需要、事实上也不可能不需要了解“过去”。报刊是历史的镜子，一部报刊史就是一部鲜活的社会发展史。作为直接、真实、全面、完整、详细、生动的历史记录，不能不说翻阅“过去的报刊”是了解、认识“过去的历史”的最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那么要了解“民国社会”，最好去翻阅“民国报纸”。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尘封已久且幸存不多的“旧报纸”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看到。这实在是众多渴望了解和重温“过去”的人们的一种大遗憾。有鉴于此，我们特从种类繁多的民国报刊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著名报刊，全面细致地将其“精华”内容辑录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为了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首先分五个分册同时推出四大报文摘，即在旧中国存在时间最长，“执报界之牛耳”的《申报》；

声名显赫，如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极大的“民国官报”《民国日报》和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晨报》。所述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体、民俗等各社会生活层面，以及内容极丰、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花边”新闻和文艺副刊，有着深刻、广泛的认识意识和突出的娱乐、消闲价值。它不仅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全面反映，更有那一时期的域外风光和国际风云的全方位再现。民国时代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事实上也什么都曾经发生的“不正常”时代。可以想见，这套书将以怎样多姿多彩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册所述内容均出自民国时期的《晨报》。《晨报》是研究系（宪法研究会）在北京出版的报纸。前身是《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1918年9月因与段祺瑞的安福系发生矛盾被封，同年12月改用本名继续出版。1928年6月5日停刊，共出2,314期。所出《晨报副刊》在1919年2日实行改革，李大钊参加工作，宣传新文化运动。1921年10月12日改出单张，改名《晨报副刊》，着重宣传新文学。鲁迅经常为该刊写稿，著名小说《阿Q正传》首次在该刊连载。1925年该刊为“新月派”所把持。1928年6月5日停刊。

前言

政治要闻

- 1 张作霖即将免职查办
- 1 刺杀田中之韩人越狱逃走
- 1 张作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 2 曹錕入京之威风
- 2 杀死校长学生已被枪决
- 3 吴佩孚已到山海关，亲赴前敌战线视察，
 预计两周可以平奉
- 4 黄河铁桥中断大惨案
- 5 消室复辟阴谋之证据
- 6 郭松龄率师逐张
- 7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 8 市民迫段祺瑞下野
 决议二条托鹿仲麟交涉
- 10 郭松龄部下诈降之妙计
- 11 郭张两军激战
- 11 郭松龄军大败
- 13 段祺瑞已逃入东交民巷，安福系要人亦
 全部逃避
- 14 昨午奉军飞机在西直门掷炸弹
- 15 吴佩孚张作霖——两巨头昨晨相见

官场丑闻

- 16 曹汝霖存款被骗
- 16 仅仅当了十二小时的国务总理
- 17 日舰撞沉华船事件
- 18 昨日众议员大血战
- 19 兵匪横行 吏治腐败
- 20 国务院主事自杀

- 20 前国务院总理张绍曾被暗杀于妓女花宝
 玉房中
- 22 县知事强迫女伶裸体演剧
- 22 招商局腐败之写真（一）
- 23 招商局腐败之写真（二）
- 25 海军部发觉重大案件

名人轶闻

- 26 变态性欲与文艺
- 30 北大男女共校前后的两个“我”
- 31 教授抱子上课 西齐拒见女宾
- 32 溥仪渐知稼穡艰辛
- 32 溥仪去了真辫拖假辫
- 32 某女校长选择夫婿之趣闻
- 33 圣朝王女之故事
- 37 陈展媛女士独身加笄典礼
- 37 蒋介石谒宋母求缔良缘
- 37 宋夫人宣布美龄嫁蒋
- 38 刘海粟画展的印象

情场艳闻

- 39 负心郎诱良为娼
- 39 表兄妹同睡遇本夫
- 40 天坛女尸案
- 41 风流教书匠拐暗娼
- 42 外甥女拐卖姨娘
- 43 一笑姻缘之风流佳话
- 44 小叔子拐走嫂嫂

风俗趣闻

- 45 北京陋俗——打鬼

45 雍和宫打鬼之形形色色

46 拉手

46 京人祭灶的礼节

上流秘闻

47 郭松龄夫妇遭难实情

47 好热闹的皇妃殡

47 冯玉祥之愤世语

48 今日清宫大火，火光烛天

49 清宫空前之大火

50 顾维钧宅炸弹案

50 张国焘等前日出狱

50 溥仪昨日迁出皇宫

52 溥仪眷属迁入日使馆情形

52 孙文今日出殡西山

53 孙文灵柩移置

民间怪闻

54 周某奸牛之奇闻

54 香港跑马场之奇灾

54 居然有这样可怜的女子

56 一出新的秋胡戏妻

56 一个可怜的女车夫

57 美国新奇结婚典礼：新娘坐旗杆顶上廿一天，新郎守候杆旁日夜不离

57 舅母诱拐甥女

58 一出新的秋胡戏妻续志

58 卖妻救穷

59 奇态的生物

59 昨日天坛蒸骨验尸

黑道野闻

60 广州马骗

61 黑幕重重之炸弹案

62 太监行凶之详情

63 四川哥老会（之一）

63 四川哥老会（之二）

64 四川哥老会（之三）

65 四川哥老会（之四）

66 一封为人道辩护的信

——十二岁女童被人诱逼成婚

67 美三K党与人民大战

68 大刀会匪尚盘踞六安

69 二十七万元之大骗局，以卖军火行骗两介绍人被捕

79 故宫盗宝犯全已解押侦缉总处

60 昨晨东交民巷大抢案，巡捕吴文玉拦匪被轧毙命

71 装疯当堂吃大粪

72 黑蝴蝶入法网

72 晋南会匪黑幕

73 冯宅绑票凶犯已探明为何种人矣

74 怪胎——两头三手三足

74 上海绑匪白昼横行

75 上海租界绑匪横行

76 少妇被迫自杀

77 匪窟大秘密（一）

78 匪窟大秘密（二）

79 匪窟大秘密（三）

79 男化为女

80 哈尔滨的黑夜大盗就缚

马路传闻

81 火星入

84 插嘴送了一命

84 纳妾与积钱两个祸根

85 调风情携妓住宿发威风一阵乱打

85 游客笑死娼寮

85 义犬在主人墓前守孝

天下珍闻

86 一对官办的夫妻

87 腹中巫语之奇女

87 分身奇闻

88 福州妓界罢业

88 一吻十万元

89 澳洲小人种

89 一个妇人能生儿子

90 登报买耳

90 放足衙门

政治要闻

张作霖即将免职查办

关于处置张作霖一事，连日政府方面，已讨论多次，结果以张使盘踞三省有年，根深蒂固，倘操之过急，转恐铤而走险，不可收拾，故决定分作两步办理。第一步先以明令免去张氏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同时并任孙烈臣为奉天督军，责令维持地方秩序，俟发表之后，察看形势如何，再为第二步之进行，以行中央之威信。此种办法，经总统交淦周自齐于昨日提议，共同研究。闻全体阁员业已一致表示赞同，当由院秘书厅缮就明令两道。一为张作霖免职查办令，一为孙烈臣调任令，送府盖印，昨晚或今晨即可发表云。

(1922年5月10日)

刺杀田中之韩人 越狱逃走

上海通讯云，三月二十八日在沪谋刺日本田中义一大将之韩人金成龙等二人，自由上海工部局移交日本总领事馆后，即进行预审，预备预审终结后，解回日本长崎控诉院，而于未审讯完了以前，则暂行监禁于领事馆内日本警察之监狱。本月二日早二时，金成龙得韩党之援助，取得手枪二支，凿一柄，与同室之日本犯人田中忠一共谋越狱，田中氏当以手枪威吓同室其他人，金则用凿凿破开狱门，同时逃走，幸隔壁之金益相未能逃走。上海工部局接报告后，已四出活动，以为一网打尽之计云。

(1922年5月11日)

张作霖就任东三省 保安总司令

奉天二十三日电，奉天省议会于十九日决议联省自治，同时选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省长，即派人赴山海关求张同意，现接张氏回答，深谢推荐总司令之厚意，并谓俟归奉于诸君面议后，即行正式就任云云。

天津消息，张作霖由滦退出关外，现抵绥中，虽经东三省议会邀请返省，并未回奉，即在火车上居住。昌黎方面，现有奉军两万，余均开到绥中。据称开到该处者，已有步兵五万，马队一万，亦未挖壕，似不事作战之准备，或将俟各路军队齐出关外，始返奉天。至直军方面，现由军粮城向雷庄滦州进防，亦拟不追击，王承斌派张锡元到京谒见当局报告一切，张旅长昨已出京东出，赶赴军粮城云。

惟据又一消息，奉张退出关外，仍事备战，所以退出滦州之原因，张曾请人占卜（或云扶乩），其结果，谓滦州地势危险，不可久据，必向东稍退，乃为安全。因是将奉军东撤，驻扎绥中，一面可由奉天京奉车运炒米五百袋，洋面三千余袋，又连豆科一千二百余袋，穀草八万余觔，均系输往前敌，以备兵马之需云。

使馆方面消息，各报宣传张作霖出关归奉，殊属非确。因张氏现在并未出关，尚盘踞秦皇岛以东，拥有五万之众，情形极为吃紧，秦皇岛之警察，已被张氏解除武装，该地完全在奉军势力范围之下。秦皇岛北戴河中外人民，异常恐慌，奉军在山海关一带，掘

壕筑垒，防备极为周密，窺其情形，仍有作战之意，并有飞机七架，飞翔空中，侦察海军之行动，张之部下，分为三大部云。

又据新由奉天来京者云，谓张氏滦州退走时，尚以巡阅使名义沿途张贴布告，据其自称退兵原因，谓并非因败而退，宝缘第十六师叛变，故特退出滦州，以资整顿阵容，厚储兵力，与直军继续作战云。

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载称，兹据本报驻秦皇岛访员二十一日通信云，张作霖将其部下悉数撤至秦皇岛西

二英里之汤河东某地方，奉军当在秦皇岛东三英里铁路与小山之间，挖掘地壕，张氏声称静候吴氏将其逐出云。张氏同其参谋长居于火车之上（于山海关附近），前后共有两车头，令下时即可随时开行，唐局长亦居火车上，与张氏火车相隔甚近，直军一至即当开车。据前四日经过之奉军而观，张之部下尚有五万之众，秦皇岛以东，共有三万人，山海关锦州之间两万人，军火弹药甚为充足，惟缺乏野炮云云。

(1922年5月25日)

曹|錕|入|京|之|威|风

曹錕于前日（十日）上午三时三十分抵京，其详情补志如下。

前门西车站站台，于九日高扎彩牌，上缀以“薄海膺欢”斗大红字，车站内各门及大门并门架，有书“五族共和”，有书“普天同庆”满扎电灯，光彩夺目。警察厅卫戍司令部并在车站门前，搭设帐棚六所，一为军警长官休息室，一为来宾休息室。十日上午四时许，卫戍司令部副官长及警察厅行事处长公府武官多人，在门前指挥军警，布置警备事宜。宪兵司令车庆云派宪兵连长叶锡克率领宪兵一队，维持秩序。同时卫戍司令部派出游缉二大队，冯玉祥派出陆军一营，公府仪仗队一队，军乐连，在车站欢迎。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除公府人员及特任官外，均不得入门，持参观券者，亦只得在车站门外，白吃秋风而已。七时五分，顾维钧，吴毓麟，程克，贺德霖，金绍曾，李鼎新，冯玉祥等均到站。七时

三十五分，曹抵车站，前后共三列车，曹与陆昌陆锦薛之珩周梦贤等共坐第二列车，一三两车则满载军队，约五千余人，皆卫队旅也，军乐齐奏，举枪敬礼之声，嘈杂耳际。来接者均上车向曹致敬。须臾，传令兵报告曹出站，其汽车行列次序，首为参谋长陆锦，次为公府武从武官卫使大礼官各车。曹则与阴昌同乘一车，阴坐曹之左，曹身穿蓝色军服，斜系红色大绶，胸前满挂勋章，状极自得。曹车后有由保同来三手枪队马队步兵，约一千余人。沿途铺满黄土，大有帝王气象，此亦民主国家之怪事，此后非革除不可也。曹一行直由正阳门入府，时已七时五十五分钟。当曹未到前，前门至公府沿路即已断绝交通，小民中途被阻者，亘二小时之久，清晨寒风侵骨，亦苦矣哉。

(1923年10月12日)

杀死校长 学生已被枪决

〔本报成都特约通讯〕川省自民国以来，所有行政教育实业，皆入军阀掌握，虽至小之典狱校长，亦非军阀保荐不可。成都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已经某军旅长保妥杨廷铨充任。但双方争执甚烈，各不相让。结果杨带兵佐将校接收。但十五日，反杨学生二百余人，入校将杨手足捆绑，坠入井中淹死。军警闻耗往捕，但学生早已远逃矣。闻三军长异常震怒，派出密探多名，捕去一中学生十余人，工业学院十余人。被捕诸人中，当即提出十五人枪决。其罪状称，奉二十四、二十八两军部函准，中国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殴毙杨廷铨，系石犀社纠集社会科学社师大道社附中袁诗尧专共进社省师赤锋社等，皆系共产反动分子，故执行枪决云。但内有一人临刑时，为人保去。其他十四人，沿途并高唱国民革命歌及呼打倒列强打倒军

阀、革命成功、世界革命成功等口号，直至刑场云云。

（《晨报》，1928年4月2日第六版）股总监孙署长劝解，始见于下午五点钟。奏“门吹”乐器大殓。闻有今日出殡之说，此外受伤男女，为数尚多，就耳目所及，有南桥湾门牌一号韩理李氏，年四十二岁。东八角胡同门牌十一号张张氏，年五十岁，又张张氏之长女大红，年十九岁，次女小红，年十五岁，又教子胡同门牌十一号，王姓女，年十五岁，次女年十一岁，又有一不知住址之王松氏，年四十余岁，以上均系重伤，现在仁民医院调治，尚有受伤较轻者数人，均自行回国调治，刻下该园已停止营业，办理交涉，结果如何，容访再志。

(1922年2月14日)

吴佩孚已到山海关, 亲赴前敌战线视察, 预计两周可以平奉

△十一日黎明出发
本报于昨日(十二日)下午二时,接某方确息,报告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于前日(十一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安抵滦州,稍事布置,即向山海关出发。已于文日(十二日)午前六时一刻,安抵山海关。沿途所至,军容甚肃,于十一日早四时四十五分出京,昨日(十一)本报本有极详之记载,惟临时奉警备总司令部电话,嘱暂勿发表,故为保持军事秘密起见,只得遵照办理,以昭慎重。今吴已安抵榆关,自可登载,本社特将吴出京详细情形,补述如左:双十节日,上午十时。与颜惠庆及全体阁员众院副议长张伯烈等入府观贺。府曹在怀仁堂延见,致训词后,吴随起立演说云:

此次对奉用兵,实为维持国家统一,现在前方战事,虽小有接触,然皆一部分战斗,无关全局。近已将作战计划及后方各事宜,完

全筹备清楚。佩孚拟今晚(十日)亲赴前方指挥,预计十五日内即可荡平逆军。不过在此期间,深望各方予佩孚以充分之援助,而外交财政交通各项,与行军作战有重大之关系,尤请各位(指外顾,财王,交吴)极力帮助云云。

当向颜顾王等鞠躬,又向府曹三鞠躬,颜王等皆有答词,旋由府曹召吴与颜在总统休息室密谈约二十余分钟,始各兴辞而退。

吴返四照堂后,与陆锦又曾谈约一小时,当由副官处通知各关系方面,谓吴定于是晚(即十日)起节,于是四照堂之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外交、军务、军需,各处职员,皆忙作一团,准备出征。东车站方面,除原预备为吴军用专车一列,计四十七辆,又在丰台调来三列车,由巡署交际处长杨杰典副官多人,亲往车站编排次序。下午五时左右,各随员之行装,先后运至车站。八时三十分,东站的保安队一队,步军统领衙门左右翼兵一队,由田得山统领指挥,警备司令部亦派出军队一连,警厅亦派出警察一大队由卫戍总司令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警备副司令孙岳等到站指挥。是日,适为国庆纪念日,东站长有电灯彩牌,光辉夺目,一若欢送吴者。国务院至东车站,沿途所经之府右街,西长安街,府前街,东路口一带,均由宪兵专司警卫。每隔三步距离处,排列宪兵双岗,由宪兵第一营长王怀祖,二营营长李鸿治,连长叶锡光,排长杨廉善,程宝鲁等率领。府前街至东车站,禁止行人往来。西站食堂亦选上等庖师四十名,入东站各列车之饭车,专司膳食各事。迨夜深一时三十分(十一日早),到站送行者,有周梦贤、陆锦、李彦青及各机关各商会等代表议员,不下数百人。随吴出发,计有四列车。第一列车,为押道车。由巡署副官刘永福率领卫队旋卫兵一营,骑兵第三旅第三营,军马二百余匹,铁甲车二辆,行李五千四百六十七件。第二列车为吴自坐,及承启上差汽车队司令处,参谋团车;此处尚有八大处处长,中外新闻记者,观战员,参谋副官座位。第三列车为直鲁豫巡署之新旧顾问咨议。第四列车为卫兵营军用品,又有弁目刘信率领新募之军队约一百八十余人。(或系输送队)十一日午前四时,吴之卫队李连长率领卫队一连,手执提灯到站,四时二十分,沿途卫兵,又鸣军号,吴与张福来等分乘公府汽车二辆,车旁站有自来得手枪卫兵八人,抵站与欢送者,举手为礼,直入第二列专车内。与陆锦等叙谈片时,即令开车,当三时五十分,第一列押道车已开行,四时四十分吴乘坐之第二列车

始启行，与吴同车者，有张敬尧，李厚基，张怀芝，劳之常，张绍程，潘复，及曹培基，王荫棠、杜培基、王国辅、丁润白，范复诚，张挺生，秦善泽、杨忆祖，范伯衡，王湘汀，白坚武，薛撼岳、中外新闻记者，各国使馆参战员等四百余人。汽笛一声，军乐齐作，吴扬帽与送行诸人作礼，迨出站台站，吴始入座。第三列车则为五时二十分开，第四列车为六时十分开云。

△各国武官记者随行 吴出发之前，驻东西各国记者及使馆武官等，多欲从军观战，吴慨然允之。故于决定出

发之十日下午四时顷，即由总司令部电知各该国武官及记者等，务于十日夜十时止齐集东车站候车同时起程。该从军记者等，占用军车两辆，计英美国各记者十二名，日本记者八名，为东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竹内文彬，大阪每日新闻（并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吉岡嘉六，东方通信社记者小林英一，国际通信社记者土田金雄，电报通信社记者风间阜，顺天时报及东京报知新闻记者前田盛藏，本日京文新支那记者野口三郎，东京时事新报及本京日文北京新闻记者里见甫。各使馆武官则为日本骑兵少佐松室氏等，均由总司令部薛撼岳及外交部沈秘书照料。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周野增次郎及佐佐江二人亦同车，查前次直奉战时，吴使幕下从军记者，仅有美国人二名，此次乃增至十倍之多，亦可见中外人士之注目今兹战事矣。

△津站车中之会议 又据天津电话云：吴于前日（十一日）清晨四时自京出发后，九时四十分抵天津总站。即在车中与直隶各将军会谈约一小时，十时三十五分自津出发，向滦州进行云。

△暂时驻节秦皇岛 据山海关十二日电，吴佩孚业于本日上午六时，安抵山海关云。又电云：吴十二晨六时二十分，到山海关，带同参谋副司令等，赴前敌战线，慰劳各兵士。外国武官，记者亦同行。午后三时再还秦皇岛总司令部，暂设总司令部秦皇岛某所。吴自任总指挥，最注意九门口，山海关两路。二、三日内，将有大战，吴必自立战线，突击张军。山海关前面两军距离仅五百米突乃至一公里突。

(1924年10月13日)

黄河铁桥中断大惨案

京汉路黄河铁桥，前日（12日）突然中断，由汉来京客车两坠水。据某方面报告，谓乘客死伤不下3000余人，但截止昨晚止，交通部尚无正式报告发表。按交通部对于不相干之事，日日自行鼓吹，以涂饰耳目。每日向报馆通信社送登之琐屑函电不下10数起，而于此等重大事件，乃竟无只字片言发表，吾人诚不知居心何等也。兹录昨日所得消息如下：

某方面报告，前日午后二时十五分许，由汉口开来之客车一列，经过黄河南岸，向河桥进发。经过28号桥处，铁桥忽然中断。车头茶饭车及接近车头之三等客车二辆，均完全坠入河中，该二辆车内存客，因近日车辆过少之故，异常拥挤。确数此时虽无从调查，

但至少亦在300以上。接近该二辆之车辆，亦因震撼过猛，损伤甚多。其共计损失数目，尚无法计算。自前晚起，京汉通车亦一律停驶，即第二军办公处前以往豫之专车亦驶回，又附立于桥上之电杆同时折断，因之电报亦停止发电。但现已修复原状，继续通电。在此车险发生之先，胡景翼曾两电交部，说明黄河桥之险状，交部以总长叶恭绰久未到部办事，乃竟延擱时日。且黄河桥前曾经某工程师之洞验，谓一两年内尚无危险。故交部未与以充分注意。现时胡景翼除电饰就近县长调查损失状况外，并特派专员二人前往查看。以便设法救济。又闻外国方面，特致电当地领事，调查有无外人在内云。

(1925年1月14日)

清室善后委员会近所发表之“去年清室复辟阴谋大发见”，内容为金梁升允陈夔龙等之奏摺，康有为为述游历经过函，江亢虎请观溥仪函，计共十五件，其中如金梁之“列举贤才摺”，真可认为复辟阴谋之确证矣。兹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臣金梁跪奏，为列举贤才事。臣前蒙皇上垂询人才，殷殷访问，当曾略举所知，以慰圣主求贤感意。兹复就平日闻见所及，探其确有可取者，仍分用其心，用其人，用其名，用其名三等，开列名姓，各加评语，以备选用。

有可用其心者四人大节不夺，社稷之臣，十数年艰难谋国，死生以之，惜为众所指目，不能遽引置左右，只可用其心耳。

冯煦 忠爱之忧，老而弥笃，大江南北，妇孺皆知，久办慈善之事，人望所归。

刘廷深 老成谋国，百折不磨，避居青岛，与志士往还，时有所谋画。

钱良 忠而能密，养晦待时，久寓天津租界数年，未入内地一步，耿耿此心。

有可用其人者十八人，柯劭忞，忠义之气，至老勿衰，倾德耆年，尤孚乡望，鲁籍将吏，虽骄兵悍卒，皆事之如师，听命惟谨。

罗振玉 忠贞自矢，坚定不移，十年来毁家纾难，臣皆与闻其事，通今博古，中外知名，尤为世所推重。

李家驹 忠勤慎密，明哲保身，尤善理财，遇有积弊所在，一经钩稽，每著成效。

章授 天资朴忠，不计成败，前为张勋奔走京奉，屡遇险阻，绝口不言，臣知其可亲臣，才识宏远，尤能独见其大。

……

梁启超 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

靡然从之，实能左右与论。

熊希龄 劝敏有为，颇负物望，前虽有不谨之处，仅用其名，无损于我。

蔡元培 异说惊人，似有魔力，实则化之以德，未尝不可援墨归儒，胡适即其例也。

以上所列三十人，人各不同，各有所用，臣皆知之甚深，愿我皇上分别选择，或用其心，或用派员其人，或用其名，或则定期陆续延见，或则

先与接洽，以文化古物慈善教育为名，筹备讨论，不涉政治。近日众议太难，颇有非理干涉，务使人人乐为我用，转移与论，先去阻力，然后徐图逐渐进行，始有办法。总之，今日事机已迫，决非苟安不动所能幸免。惟有急谋自保，得人多助，外御其侮，庶可消患于无形。臣一再请以求才为急者，非好为高论，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也。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1925年8月7日)

清室复辟阴谋之证据



郭松龄率师逐张

奉派内部之大破裂 今后势力之大变更

郭松龄突然举兵讨张，昨日各方报告业已证实，奉军内部发生空前大破裂，纵使旧军派军队起而拥护张作霖，然奉军精锐悉在郭一人之手，大势至此，恐已无可挽回。张作霖舍带其财产妻妾托庇日人外，以无第二路可走。此次变化原因，自非一朝一夕，兹姑略述其经过情形及现在进行情况，以告读者。

奉军内部之軋轧

奉军向有新派旧派之分，领新派者为杨宇霆，总旧派者为张作相。而新派之中有士官派与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则以李景林郭松龄为领袖，互相倾軋，由来已久。当第一次直皖战争之时，旧派势力最盛。迨失败以时，新派渐见信任，军队编制及训练，军械之制造及学习出新派之手，故姜登选、郭松龄、韩麟春、李景林等悉居要职。而数人之中独郭松龄最为张学良所器重，而学良为乃父所倚重为左右手，故奉军精锐名义上虽为张学良掌中，而事实上则为

郭松龄所独握。郭松龄以是益见忌于僚辈，唯得张学良之庇护，故可自树一帜。奉军最善战之军队，首推原来之二旅六旅，而两旅皆为郭所训练，表面上张学良统六旅，郭松龄统二旅，而实际则郭兼二六两旅而有之。去年榆关之战，郭部激战最力，中间曾因与姜登选产生意见，欲奉师回沈阳，张学良哭劝始止，郭姜感情，自是益坏。唯杨宇霆在战中欲更换郭部旅长，郭坚持不允，郭杨猜忌，亦自是益烈。去年奉军入关之后，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均得地盘，独郭欲求一热河都统尚被杨宇霆所扼，自更愤慨。然郭知在今日情势之下，非有实力，不足发展，乃于今年奉军全部改编之际，又扩张其所部军队，而为数师，郭之实力益形强大，而表面仍以拥戴张学良为名，故忌者亦无从下手。

此次发动之近因

苏浙战争发生，杨宇霆首先弃职潜逃。及浙军进至蚌埠，姜登选亦以退守为名，潜伏徐德，杨姜本无实力，其退却自有不得已之苦衷。然奉军精锐悉在郭手，全部令其南下，又恐为国民军所乘，于是乃命李景林张宗昌专对联军，而以郭松龄、阙朝玺、汲金纯、张作相所部压迫国民军，关及张所部军队，战斗力较薄弱，中坚自非郭莫属。然郭观其大势，深如战徒苦民，且战胜结果亦为他人恢复地盘，于己殊属不利，故其所部虽遵命入关，而彼则始终主和。独忆两周以前京机非达到最危急之时机耶，而中间所以突形缓和，奉国之间居然可以妥协者，即郭与李景林从中周旋之力。张作霖曾派张学良带攻击令入关，郭向之力陈不可战之理由，张学良始废然而返，张作霖虽甚不以为然，卒以郭李取此态度，亦只得所之，及豫军进占保定，张作霖勃然大怒，谓我退彼进，则舍一战外，别无方法。急电令郭李准备作战，且令于珍密带总攻击命令来津，郭李见形势如此急迫，乃与国民军为开部之磋商，而郭曾秘密赴包头访冯被陈所见，愿与国民军合作维持和平。郭冯会见后，郭即返津，二十二日晚在天津誓署密议，大计始定。二十三早从边业银行提出现洋一百万元，装运火车，率亲信军队约一旅，直赴滦

州。在未出发之前，由津拍电张作霖，措词异常坚硬，要求即日下野，将东三省国民两政交张学良接管。电中列数杨宇霆之罪，请诛之以谢家人。郭到滦州，即欲前进，即召集分驻各处所部集中。正欲直出山海关，不料守关之张作相军队早奉有张作霖命令，其堵截郭军出关，因是二十三夜半，原驻山海关方面之郭部与张军发生冲突。

昨日双方之形势

郭松龄发动后，李景林亦于前夜派李齐坦马瑞云两师前往援助，郭本拟直趋沈阳，唯张作霖已飭张学良率带卫队旅又第二十七师之一部汤玉麟之第十师星夜赶赴山海关防御，闻张筹至绥中时，而驻防绥锦一带之军队已响应郭松龄，与张作相军交战，后因张学良从中调解，双方始停战。据云张学良现在绥中设大营分兵两路向郭军开始攻击。唯据东方社二十五日奉天电，则云因郭松龄倒戈驰赴山海关方面调停之张学良，由绥中以电话向张作霖报告，称在万家屯对峙中张学良部与张作相部之吉林军，因不明真相，由郭松龄之策略，两军之间复以接触。张学良刻以在锦州之四架飞机向倒戈军攻击中，张学良现在绥中。

郭松龄作战计划

郭松龄此次之发动，

其实力自极十分充足，闻其所统军队共有四师二旅，两队，即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炮兵两旅，骑兵一旅，架桥队电信队各一队，以人数计，约有六万人左右。现时驻扎军粮城、芦台、玉田，丰润，唐山，滦州一带。闻郭将所部分为四军，第一军直驱入奉，第二军与山海关附近之张作相及金纯所部对抗，第三军开赴热河防备阎朝玺，第四军则留作后援军。

津滦被扣之人物

郭松龄在津决定发动，同时复电令在滦州司令部将经过重要人物悉行扣留，闻被扣者有姜登选，于珍等师旅长约四十余人，至天津方面所扣留三人则为京奉运输总司令常荫槐兵站司令张宣等数人。而杨毓珣本为最注意之人，唯得讯较早，竟得逸去。至天津车站原驻有军队，闻已被李景林更换，易以亲信军队云。

张作霖被监视说

闻沈阳城内尚有一部分郭部军队，同时举事，致张作霖有已被监视之说。又一说奉天兵工厂总办厂超虽属杨宇霆系人物近亦与郭取一致行动，率兵包围张作霖，同时奉天省兼财政厅长王永江，教育厅长祁公亮，交涉官员高清和，政务厅长谭铁铮等均被软禁。昨晚京中盛传张作霖知大势不可挽回，业已自戕，究竟此说确否，尚未证实。

杨宇霆行踪两说

杨宇霆为此次郭松龄举事之目标，其行踪自为人人所注意。或云杨在沈阳已被杀，或云杨已逃往大连，临行时曾发责已三电，谓已引咎辞职云云。

昌黎铁轨被折断

自山海关发生战事后，京奉路昌黎站铁轨，被张作相军队折断，由天津

至山海关交通，完全不通。由津东行之第三次客车，至唐山停止。天津东来之一百零三次客车，亦在榆关停止。所有津榆电报电话，全行阻断。

政府与奉天事变

郭松龄主张和平之消息，执政府方面，前晚即有报告。姚震，梁鸿志，张树元，章士钊，贾德耀等即在京兆胡同会商商办法。至天明始散，即席决定致电天津李景林督办清转托是日赴津之张厚琬赴滦州调查一切。又清新由天津回京之陆军总长吴光新，清赴天津与李景林接洽。吴已于昨晨（二十五日）赴津，其他对于冯（玉祥）岳（维峻）各方面，亦派出专员，接洽一切。

（1925年11月26日）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昨日上午十时，总统选举会议员到者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超过法定人数，当选为第二任新大总统。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全都居民商铺依警厅之通知，俱悬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志庆也。八时许，议员已有陆续签到者。安福俱乐部则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及各招待所之间，专运该派议员到会投票，群称为临时转运公司。有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不往议场出席。钟鸣十下，振铃入座参观者颇拥挤，顷刻座满。而议员到者仅三百零三人，不足法定人数八十人。及十点二十二分，到者达四百十九人。梁主席报告开会，并谓偶逢感冒，不能为主席。依法以众议院长主席王揖唐乃就主席，梁退出议员席主席。抽签举出十六人为检票员，参众各半。参观者退

出议场，建议前门内外交通断绝。时十点四十五分也，及十二点十五分，议场门开，则投票既毕矣。参观者再行入席，见议场凌乱，议员多负手游行。面检票员方事检点票数。少顷，主席报告检得四百三十六票，恰符投票人数，检票员乃依票唱名。除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外，段祺瑞，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唱王揖唐名时众忽鼓掌大笑）各一票，废票三张。（一书徐世升，一书鸿翁）总计得四百三十五票，较初检时少一票，惟无关宏旨，然检票员似有疏忽之嫌。唱名毕，主席报告票数，谓徐世昌得票超过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依法当选为大总统。全场鼓掌，且有舞蹈呐喊者。参观席之徐树铮亦面有得意云。

（1918年9月5日）

市民迫段祺瑞下野 决议二条托鹿钟麟交涉

北京各团体各学校学生教职员因时局突变，决乘机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以推倒现政府建设真正的国民政府为口号。连日召集会议，秘密计划，极为忙碌。迄前日止决定于昨日（二十八）下午一时开国民大会。届时与会者约五万人。兹将其经过情形详述如左：

各学校之布告满墙

昨日（二十八）上午十一时，各学校墙壁间突然揭出布告甚多。其大意：政局突变，现政府根本动摇，北京已属吾侪民众，（学生，工人，兵士）吾侪应趁此机会，为大规模之民众运动。即日下午一时齐集神武门，（南城各校集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迫段祺瑞辞职，拿办朱深章士钊姚震李思浩等祸首。望诸同学严守秘密，服从指挥，届时踊跃参加云云。缘各团体虽连日积极筹备，然事先绝对秘密。故迄昨日傍午，该项布告始同时揭发。同时各校门首并发布传单，中有民众武装起来，团结，暴动，首都革命等语，时各校空气异常严重。

五万群众集神武门

昨日下午一时各校学生教职员齐集于各该学校。旋即赴神武门。约二时许，学生均齐集，市民工人亦相率至。时大上门（与神武门相对）前高树“司令”大旗。两旁亦有大旗两面，大书：“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标语。旋即宣告开会，由北大教授朱家骅为总指挥兼主席。朱当以传声筒发言，大意谓革命事业在民众之势力。今日开会，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吾侪现在出发，赴执政府，即迫段祺瑞下野。大队进行次序，（一）总司

令，（二）副司令，（三）学生军，（四）敢死队，（五）工人保卫队，（六）学生，（七）各团体会员，（八）市民，（九）救护队云云。主席报告毕，群众高呼口号，大致（一）收回关税自主，（二）废除不平等条约，（三）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四）驱逐关税会议各国代表，（五）释放反帝国主义被捕战士，（六）建设民众政府，（七）驱逐段祺瑞，枪毙朱深章士钊，（八）召集真正代表国民的国民会议。呼口号毕，由总指挥下令出发。时各种传单，如雪片飞舞，中有：（一）北京共产党宣言，（二）告国民军，（三）北京总工会宣言，（四）国民大会口号等，不下五六十种。

半武装之民众示威

大队由神武门出发，经汉花园，东皇城根，转趋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前导以“首都革命”大旗。游行者各执旗帜，其旗竿皆系木棒为之，此为历来游行示威运动所未有。旗帜皆大书“杀卖国贼”“扫除安福余孽”“民众大暴动”等字样。工人学生多手持巨棒长板门框窗格种种武器，无不俱全。学生军着军服军帽，以北京大学队人数为多，民大次之。革命敢死队约二百人，十人为团，有团长一人指挥，十团为队，有队长一人，各队联合为全队总部，设委员五人，总部为最高机构，有指挥全队之权。此外尚有交通队，约百人，乘脚踏车随大队往来巡察，负维持交通及传迅消息之责。又由医大男女学生组织汽车看护队，专为临时救治治病，此外有工人数千，臂缠红布，并有工人保卫队千人。

国民军随大队游行

示威队出发时，京几警卫司令部当派出手枪大刀队两连，随大队游行，维持秩序，当至铁狮子胡同，鹿钟麟已先派暂编陆军第一师第二旅长门致中，负全责维持治安。门旅长当派第一团第一营兵士至执政府，执政府门前，原有卫队约一连，群众通过时，国民军即趋前掩护，藉资维持。时执政府双扉紧闭，群众高呼口号，声如雷动。沿途观者如堵。经过小巷时，居民睹此半武装之游行队，或莫明所以，颇有惊惶失措，相率闭门者。群众旋由铁狮子胡同转至吉兆胡同。时下午三时也。

段祺瑞宅层层包围

大队至吉兆胡同时，国民军旅长门致中当派出步兵一营，在南仓东夹道维持秩序。群众欲直扑段宅，门旅长与张团长李团附等率兵办阻止，态度和霭，谓奉总司令谕，诸君请即此止，有事可以商量云云。群众总司令朱家骅等谓非入段宅不可，门致中旅长令张团长以电话请示鹿钟麟司令。鹿复电仍主张群众不可入段邸。当是时，革命敢死队大呼“冲锋”，群众鼓噪而前，蜂拥至段邸门前。时铁栅栏已紧闭。群众奋勇进攻，卒不得通过。是时门内卫队者皆全副武装，登墙守卫戒备极严。国民军方面又力劝群众不可擅自入内。群众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呼声震天，尤以工人最为激烈。

墙头屋顶遍树红旗

段邸铁栅栏既屡攻不得入，群众伫立门前，自下午三时至五时，暮色已迫，晚风渐凉。群众不能耐，于是各学校团体之指挥代表纠查员等皆攀墙登屋，骑危指挥，群众亦多鼓噪而登。段邸周围民房，一时遍树旗帜，中以工人之赤旗为多，迎风招展，万众齐呼，声干云霄，时屋顶指挥员大呼包围段邸后门。于是一部群众乃绕至后门。国民军亦继至。群众呼号良久，终不得入。时已万家灯火，段邸中人又自行割断电线，群众恐有危险，暂停进攻。然据闻其

第一重铁门终被群众拥破少许。

鹿钟麟至吉兆胡同

群众既不得入段宅，游行队指挥北大教授陈翰笙乃电鹿钟麟磋商办法。时执政府中人亦电警察厅请转达鹿商量维持办法。稍顷，鹿乘汽车至吉兆胡同。群众当即开大会，议决：

“(1) 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2) 组织国民委员会的政府执行机构。国民委员会之责任。(甲) 对外极力谋国际平等地位。(乙) 对内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言论集会之自由。(丙) 召集真正代表国民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既以议决案交鹿。并决定二十九日（即今日）下午二时在天安门再开国民大会，由鹿钟麟出席答覆。至是，群众遂退出吉兆胡同。

章朱李刘住宅被毁

群众退出吉兆胡同，即转赴魏家胡同章士钊宅。时章宅双扉紧闭，群众破门而入，至则门内仅有仆役数人，群众当将门窗器具悉行捣毁。然贵重物品早已搬运一空，所遗者仅粗笨家俱而已。客厅中有长二尺余之章士钊像片一架，当被带去。群众于是乃将捣毁之器具，聚而焚之。旋即结队出，赴南兵马司李思浩宅，时宅中已无一人，群众排闥入室，当将几椅木器等焚烧一空。旋又赴西四小蒋坊胡同刘百昭宅。闻器具什物亦多被毁，惟房屋均未被灾。同时有群众一队至北池子朱深宅。时该宅门首有警察二人守护，向群众乞怜，谓主人均已出走，请勿入内云云。群众大呼“此不干你事”。于是蜂拥入内，捣毁具甚伙，亦照例焚烧。群众即纷纷散去。该区中一区警察电知消防队。消防队迅速赶至，旋即扑灭。时已夜九时矣。

一部群众夜深未散

群众由朱深宅出，人数已渐形减少。于是一部分人复结队至东四十二条姚震宅，当即入内。又闻至夜深十一

(下转第23页)

自民国以来，军阀势力之最雄厚最持久者，莫过张作霖。张之得有今日者，地势使然也。去年入关，既得直鲁，复攫苏皖，席卷中原，睥睨一世。孙传芳举兵，三日而得南京，着着北进，卒取徐州。张初以苏皖之战，损失不过二师，尚有雄兵三十万，北攻冯军，南拒孙军，绰有余裕，孰料郭松龄反戈

相向，内部分裂，张乃纠合旧派余兵与郭对抗。郭虽进至兴城，而旧派之汲金纯张作相各部尚极力抵御，军行未尽如意，而昨晨所得奉天消息，则张作霖业于之日下午三时通电下野矣，兹分述其经过情形于下：

连山大败

郭松龄军进至兴城之后、张作霖命汲金纯师任左翼，张作相师任中央，张九卿旅任右翼。左翼中央两队守连山，右翼守锦西。郭军于五日黎明先以炮兵攻击，未几全线下总攻击令。先是郭军之旅长高纪毅率其所部诈降汲军，汲军以郭部归降，自不为怪，故未为之备。乃该高旅长突率两团进入汲军阵地，向其攻击，将汲军一团包围缴械，复由背后反攻左翼，致令敌军腹背受敌，全部溃散。张学良得此警耗，即令调后方援军开往前线挽救，欲图逆袭，惟因中央与右翼，联络不甚完备，指挥殊多困难，而郭军又乘机以大炮猛烈射击，大难支持，郭军遂于五晨七时占领连山，乘胜前进，张作相汤玉麟所部亦溃，全线始总退却。

占领锦州

郭军得连山之后，张学良于五日下午尚率残余军队一万五千人退守锦州，以为最后一战。唯士心解体，已难成军，而郭军又异常勇猛，乘胜追击，几无布阵余暇，遂至是夜在锦州附近，又复大败，阵亡者二千人，投降者几近一师，被俘者约有两旅，损失大炮步枪不计其数，张学良竟被包围，大有项羽被困垓下之势，幸其弟学成率卫队旅赶到，始得救出，乃率其残部退守辽河。闻锦州已被溃兵抢掠一空，秩序大乱。郭松龄军前锋于六日早入锦州。立即向大凌河前进，张作霖虽将该河铁桥拆毁，但河水业已结冰，郭军仍可渡河。据昨日所得报告，则郭军已渡过大凌

河，现正循石山站向黑山前进，攻击新民屯云。

沈阳震动

连山锦州大败，战报传到沈阳，张作霖自大惊慌，六晨十时在其督办公署，召集杨宇霆、王永江，祁光亮，谭铁陞，陈兴亚等开紧急会议，各人面面相观，一筹莫展，即素以智囊著称之杨宇霆亦

无兵可用，大势至此，万难挽回，颇以早日引退之说进。张见前敌军事如此，而同时驻扎北关之姜登选部下陈察旅亦有不稳消息。乃决心下野，遂在席上草草表示此意，即行散会。张于散会后，又邀二三心腹面议，立命外交处长高清和向驻奉各国领事通告，旋发出两项命令，（一）责成张学良收束军事，迅与郭松龄磋商善后办法，（二）前敌各军仍驻原防，静候复命。布置即妥，张于六日下午三时拍出下野通电，同时挈其妻妾及杨宇霆王永江等易装逃出沈阳城，或云已赴大连，或云仅至大西门日界。雄视一世之第一军阀，至此遂告结束矣。世之以兵自恃者，可不以之为鉴哉！又据东方社奉天六日电云：张作霖所以决心移交奉天者，其主因在凌河前线之张学良军，士卒无斗志，已经判明。加以五夜深更归奉之张作相，复向张作霖报告，武运已衰，每战必败。如再事战争，则乡邦必陷于混乱，徒使商民遭涂炭之苦。彼已决意洁身下野，望张为最后之考量云云。张经此番苦谏，遂决引退。张作相于六晨已入日本租界拟即带兵回吉林。

（1925年12月8日）



郭张两军激战

郭军之总攻击

奉天二十三日电，对于辽河左岸奉军阵地，已作总攻击准备队形之郭松龄，偕其总司令部及总预备队，于二十二日午后三时行抵新民府，由夜半开始攻击前进。奉天二十三日电，郭军弗晓（即二十三日一时对于奉军本阵地之大炮攻击，因奉顽强抵抗，时暂告沉默。午前三时得大部队之增援，复以必死之意气，开始攻击，直至七时，自以辽河本阵地为中心之公主屯，至大民屯方面之全线，开始猛烈总攻击，目下在激战中。

张军亦取攻势

奉天二十四日午前三时电，郭军主力集中于新民屯附近，曾由左右两翼攻击奉军。惟昨日来奉军已转攻势，由左右两翼开始压迫，中央之张学良军由平面炮击新民屯，张作相之吉军压迫郭军左翼而开到离新民屯十二里之地点，其主力目下在腰高台。左翼吴俊升之黑军，尚未前进。是日吴俊升所部之骑兵二师，曾迂迴郭军阵地，抄袭白旗堡郭军后方部队之举，结果如何未明。

奉张残余部队

二十三日奉天电，奉军因吉黑两军出动，集合渐行告竣，奉翼于右翼公主屯，配置万福麟之骑兵一师及张作相之吉军，于左军大民屯，配置以吴俊升之骑兵因为基于之黑军混成旅，中央则以在辽河左岸阵地有张学良之炮兵为主方。全军战备已经完成，即将移于积极行动。据张学良对总司令部之报告，在新民屯之奉骑兵中队昨夜虽搜索白旗堡方面之村落，并不见郭军踪迹。郭军行动虽然不明，本日命左翼万福麟张作相骑兵团活动，以火车输送集中兵力，严击郭军。同时命左翼吴俊升之黑军策应之。此项出兵命令已经发出，奉军骑兵团有骑兵炮，合万福麟、穆春、于琛征等所部，及吉黑炮兵，总数尚有五师之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郭·松·龄·军·大·败

天津战事既告終了，新民消息亦复胜利，吾侪方以为今年内战，当结帐，乃昨日所得各方报告，则郭松龄军在新民竟有挫败之说，且有郭部已向奉军提出议和之事，远道传闻，难免不有几分折扣，但郭军在二十三二十四两日之战，似系失利。胜败虽为兵家常事，而郭军本由奉军分裂而来，军费子弹均不十分充足，一有不十分顺利之事实，则奉张势必乘机收买或勾结，其事至易。万一郭军果如外传受重大之打击，则东北战局，将因此而延长其解决时期矣。兹将昨日所得消息，志于左：

张作霖之激励部下

据闻张作霖于二十一日，以新民如果不守，则沈阳万难自保，故特召集杨宇霆，吴俊升，张作相，王永江，韩麟春，许兰洲，汲金

铨，~~图朝玺~~等数十重要文武部属，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杨宇霆首先发言谓今日之战，为奉军存之所关，苟非变更军队之配置及作战之方略，则前途殊无希望。彼意最好令新到之吉黑两省军队担任左右翼，奉军独任中路，胜则三路并进，长驱深入，败则中路后退，俟至某地点，由左右两翼包抄其后，可操胜券。张作霖亦鼓其勇气，激励在座者，于是张作相，吴俊升等欲一洗其旧派两年来受新派压迫之耻辱，自告奋勇，愿任前驱，乃由杨宇霆提议，请任吴俊升为总指挥，会议既定，张作霖即下三道命令。（一）张学良为前敌总司令，（二）张作相为左翼总司令，（三）吴俊升为右翼总司令兼全军总指挥。而张作霖自身则任全军总司令，设大本营于皇姑屯车站，此日前所以有张自赴前线督战之报也。